

幻劍迷情

[台灣] 卧龙生 著



(台湾)卧龙生著



幻劍迷情

贵州民族出版社

PDG

幻剑迷情

(第一册)

[台湾] 卧龙生 著

内 容 提 要

武林中传闻出现了一男一女的年青高手，这二人浪迹江湖，形影不离，其武功深不可测，男的称为“幻剑”岳真，女的人称“艳煞”明珠。这二人的行为亦正亦邪，令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但江湖上流传为“百年新秀，幻剑明珠”……

目 录

第一章	中剧毒	死里逃生
第二章	闯江湖	儿女情长
第三章	染恶习	赌场常客
第四章	赠银两	弱女辛酸
第五章	抖威风	独手伏霸
第六章	风流客	中计被擒
第七章	显神功	石牢脱险
第八章	获密讯	武林惊变
第九章	明大义	共襄义举

第一章 中剧毒 死里逃生

沉寂了许久的武林，突然显得活跃了，其活跃的原因有二：一是黑白两道近来新兴起一些帮会，湘贵之间的“神鹰堂”本是默默无闻，在江湖中毫无生气，却在暗中招兵买马，发展成数千人之大帮。位于中原洛阳以开赌业为本的“财神帮”竟也网罗武林高手，名声鹊起……

尤其原因之二，乃是武林中传闻出现了一男一女的年青高手，这二人浪迹江湖，形影不离，其武功深不可测。这男的称为“幻剑”岳真，女的人称“艳煞”明珠，这二人的行为亦正亦邪，令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但江湖上流传为“百年新秀，幻剑明珠”。

这是一个初秋的傍晚，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已不见一个人影。眼前的小路也显得那么的沉黯而懒散，任什么也全泛着三分神秘，阴冷冷，令人打从心里不舒服到了极点的感觉。

在这种整死人的黑夜里，小路的尽端，居然出现了一条人影！

看！这条人影在这种黑夜里，竟以那种宛如在清晨或黄昏时散步的步子，一摇一晃，慢条斯里的前进着。

于是，慢慢的人影渐渐接近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了这一个黑夜散步的人儿，这竟然是一个女的，哪，那一堆披至肩胛的长发，不是女的是啥？模样儿没法瞧清，不过可以肯定是一个妙龄女郎，看上去不是十八便是十九了。

赫！这姑娘还穿着一袭火红的衣服，这是全身染满了血，把她身上衣服原有的颜色染得变成了红色，乍看之下，和穿着红衣服简直是没啥两样！

而且，微细而断续的呻吟声，不断的从她的嘴中溜出，很显然的，她受了很重的伤……

只见她的步行踉跄极了，好几次险险的又倒了下去，很显然的她是在艰辛已极的挪动着她的一跬半步，而且不时的回头张望，样子显得很仓惶，这，不难使人猜想到她脸上的表情除了痛苦之外，嗯，还有一股深深的恐惧……很明显的，她有着很大的疑惧——深恐后面有人追赶她，而这追赶她的人很可能便是使她受伤的人。

如此，可以断定她是被人追杀了，谁？是谁？这么

狠心的对待一个女人——对待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很标致的女人——至少她的身材,体型,就是一副罕见的美人轮廓。

“她奶奶的!想不到我“艳煞”一时大意,竟吃了那狗操的“财神帮”鬼子的瘪!”

“浴血女郎”似乎是疲惫非常,吃力的稳住脚步,艰难的回首张望了一下,见后面并无追兵,一片静悄悄的,像是放下心的拭了一下额角的汗珠和血水,胸前如浪波起伏的气喘如牛,语音恨恨自说道:“妈的龟蛋,祖奶奶总有一天叫那些龟生的杂种全给死绝!”

然而就在她转过头正想启步的时候,背后忽然出现十几条人影,那些人影来的好快,不过眨眼工夫,便欺至“艳煞”身旁:“姓明的!你认了吧!今天你插翅难飞,还不给你爷站住!”

来人清一色是男的,个个身材魁梧,尤其每个人都长满了浓森森的虬髯,乍看之下,活像山野里跑出来的黑猩猩。

但见每人身穿素色紧身劲装,下着黑色统鞋,头绑深色头巾,肩后背着一把单刀,但为首四人身着红色大袍,背后皆书写着一个像头般大的“兽”字,腰间系着一柄大钢刀。

一个看上去满脸皱纹，岁数无法使人估计得太低，约莫有六十开外吧，似乎他就是这堆“猩猩”的头领，只见他仰首嘿嘿笑了两声，呵，那声音，实在叫人很难相信是从人身上发出来的，说真的，和猪叫的声音简直是没两样。

笑完之后，只见他那像猪毛似的胡子吸了几吸，根本看不清他的嘴在动，一串听了叫人便想掩耳的声音从他这位老兄口中发出：“妈的你这骚娘，中了本帮的‘绝命丹’，还有恁大的骚劲跑这么远，现在你这臭妮子可黔驴技穷没戏唱了吧！”

“姑奶奶道是谁，原来是你们这些小乌龟头——‘财神帮’里头的‘四兽堂’。”

“艳煞”起初像是吃了一惊，但随即冷冷一笑，咬了咬牙，一副目中无人的回道：“龟儿子，你来之前，可有向佛祖烧两根香？凭你们这些零星角色想摆平你家祖奶奶，呵，可不是睡昏了头吧，要不便是寿星吃砒霜——嫌命长啦？”

噢，这妮子可真狂，想不到在她受创之身，而且又是大敌当前之境，竟是如此大言不惭，看来还真不简单呢？至少这份“傲气”就叫人心折。

“哈哈……！”

那发话的老头子闻言一阵谄笑，笑得两肩一耸一耸的，那样子好生得意，仿佛一个醉汉娶了一个美娇娘般的那么得意，半晌才停住笑声，眯了一下三角吊眼，这才又舞动他那丛“猪毛”似的胡子，说道：“明珠，不错，老夫承认你这“艳煞”的招牌足可摇撼江湖，震荡武林，但是，你他妈的臭婊子，可也知道你爷“千手神猿”于阿元的万儿么？嗯，是不？老夫再窝囊，自信对付一个已无缚鸡之力的野丫头还算称手，你，相信么？”

“相信！当然相信，姑奶奶为啥不相信？是不？老骨头，老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你这即将入土的老王八，我‘艳煞’当然不会小心眼的去否认它。”

“艳煞”傲慢的耸了一下肩，牵扯了下满是血渍的唇角，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而那狂傲又冷冰的语音就从那齿缝里吐出：“孙子，摸摸你的脑袋吧，别以为那颗乌龟头永远属于你的，呆会，嗯，就要搬家啰！”

这话真是尖酸刻薄至极，语音一落，那些“猩猩”们气得脸都变了色，尤其是那叫“千手神猿”于阿元的老家伙差点就没被气得翘辫子！

“我操你奶的小浪货！”

“千手神猿”翻了翻三角吊眼，气呼呼的吐骂道：“大爷如不是为了要活捉你，叫你这贱货吐出诈去的本帮三万两纹银，你呀！十个小浪货也早就毙了！”

嘿！无赌不诈，亏你儿子有脸说出来！”

“艳煞”得意的冷哼两声，睨了一下乌黑的眸子，不屑的嗤笑一声，冷冷说道：“你们‘财神帮’是武林当今最大的赌馆，表面上蛮有他妈的那样子不诈不欺，公正无私，其实哪，骨头里的鬼域伎俩，一切脏名堂多得是，咱姑奶奶是技高一筹——黑吃黑！你们应该大方点，鼻子摸一下，挟着尾巴滚，想不到竟厚着脸皮用药物暗算本姑娘，并且围攻本姑娘，真是无耻到家呀！”

语音停了一停，‘艳煞’不知是伤势问题，还是故意装出狂态，用力哼了一下，重重的喘息了一声，接着说：“其实你们说姑奶奶诈赌，完全无凭无据，事实上还不是输不起，啧，真小气到家，区区三万两纹银，不过是一个零头哩！”

“妈的格老子，你丫头简直说得比唱的好听，三万两纹银老夫十年饷都没此数的一半哩，你他妈的还说是零头，你是拿别人的钱财，当然不知心痛！”

“千手神猿”睁红了眼，似乎气怒非常，说到末后竟咬牙切齿：“说！那些钱放在哪里？如你愿意归还此

数，本帮可一笔勾消！”

“老大，省得和那骚货噜嗦，拿下押回总部，让帮主发落，到时还怕她不吐出来？”

立在“千手神猿”身旁的一名虎眼大汉似是显得不耐，张口催促着道：“这臭妮子虽是了得，但中了我们的‘绝命丹’，再加上咱哥们送给她的彩，早就是骨架子了，老大，咱不必顾虑啥的，拿下交差吧！”

那厮性子显然是很急，话音停了一下，不待“千手神猿”有所表示，蓬首一转，两目一瞪，阴阴注向“艳煞”，冷声嗤道：“‘艳煞’，你别猴猕不知屁股红，尽往自己脸上贴金，今天，你爷便叫你尝尝囚禁的滋味……”

话声微顿，旋即转为冷煞：“弟兄们，哪位愿抢头彩？”

“属下林雪领谕！”

一阵宏亮的声音甫落，一条硕大的身子嗖的一声，如电般的激射而起，在射起的一刹那，一声清脆的兵器脱鞘声扬起，只见一道银光接着漾起，如毒蛇吐信般的卷向‘艳煞’的颈项！

“来者死鬼也！”

轻轻一笑，笑声充满轻蔑，自大，‘艳煞’冷冷嗤了

一声，在她的也字刚不过滚出舌尖，整个娇躯忽然一提，令人匪夷所思的朝空窜起！

于是，林雪的那一刀，就差那么滴滴的，一点点的，从‘艳煞’红色粉鞋底儿擦过……

“孙子，奶奶帮你改一个名吧——淋血！”

林雪那把钢刀的银光仍然在空中闪耀着，换句话说，他使出的那招还未用尽，他的耳膜已被一阵冰碴子似的语音震荡，他的眼膜已被一阵比他更迅速，更闪亮的剑芒所逼刺，他可以清晰的看到，当‘艳煞’娇且小的身子翻飞在空中的时候，一把剑——几乎是劈至他脑门的剑，从她腰间一只精细玲珑的剑鞘里跳出！

他大骇，他立刻知道自己应该闪避，但这‘闪避’的字眼不过是一个很薄弱的念头，念头和行动有时候完全是两回事的。不是么？那闪避的念头仍在林雪的脑海打转，一声清脆的“咔嚓”，已隆重的否认了他的意念！

“哎哇！”

一股热烘烘的鲜血，以及一道白晳晳的脑浆，仿佛喷泉似的，随着那有如杀猪般的凄厉惨噪，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扬起！

那脑血，喷得好高，然后缓缓落下，嗯，就像是万花筒似的，好瑰丽哪，那哀号，传得好远，然后渐渐消失，嗯，就像是鬼魅的悲鸣，好恐怖哟！

林雪，可怜他老兄可真成了“淋血”，原来大大的脑瓜子，不过剩下了半片，仅剩的一双死鱼眼，瞪得好大，仿佛在寻觅他那已不知飞到哪儿的半边脑袋，像是那么不甘心，林雪紧握着钢刀昂立不坠，但尽管他不不甘心，一阵疾风，把他吹得咚的一声，往后栽了下去，连声“再见”也不说，迳自向阎王讨“头彩”去了。

那些“猩猩”们，不，是说一旁“财神帮”“四兽堂”的仁兄们，显然是楞住了！当然，他们见过杀人，而且也杀过人，决不是被林雪那副“死相”所楞住，问题是那妮子——“艳煞”，她，她——一个受重创——毒药与刀伤之躯，竟然那么轻描淡写的便把林雪给干掉！

林雪，在“四兽堂”里，除了四位堂主——大堂主“千手神猿”于阿元，二堂主“黑猩猩”易次融，三堂主“魔豹”东长春，以及四堂主“追风虎”臬发贵之外，武功便算是他最行了，在武林上虽不是顶尖高手，但也小有名气，不想竟一个照面便如此窝囊的成了一副臭皮囊！

没有错，“艳煞”在江湖上是脍炙人物，武林中人

见了她即使不打揖也要作恭，但是此时的“艳煞”在一个时辰前即中了“财神帮”“洛阳堂”大堂主“赛孔明”武有禄的计谋，服下了“财神帮”扬名武林的独门毒药“绝命丹”，而且还受了“赛孔明”与二堂主“青叶子”竺焕发，三堂主“隐冥郎君”邱丁在等人的围攻，而且蒙上不轻的外伤。

虽然当时“洛阳堂”被“艳煞”逃脱了，但“绝命丹”的药力不过是短短的两个时辰便发作，必定使“艳煞”全身腐烂而死，可是此时的“艳煞”和往日的“艳煞”并没有两样呀！

依然是那么的凶，那么的狠！

这无怪乎“千手神猿”要呆住了，当他受命擒捕“艳煞”的时候，满心认为稳操胜券，不过是一种轻易如折枝的任务罢了，但，事实摆在眼前，这并不是垂手即得的好差使，不是么？

地下便已躺下一个自己的人！

风，依然烈烈的吹着，狼狽声，依然继续的传来，而那堆“猩猩”们，依然呆立着，那模样，嗯，就像是一堆木头人。

五尺外的“艳煞”也静静的站着，噢，不，应该说是“倚”着，一把几乎近两尺来长的长剑，此刻被她抵在

地上，而她上半个身子的重心便放在剑柄上，风，掀起她的发丝，虽然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但从她起伏如浪以及急促的喘息声，显然她是趁这空间，在调息她胸中如黄河波涛的气息……

“‘艳煞’，你，你没有中本帮的‘绝命丹’？”

重重的喘息了一声，一阵冷风刮过，“千手神猿”感到背脊一阵凉搜搜的，微微打了一个寒噤，声音有些变了调的说道。

轻盈的笑了一声，笑得好悦耳，就像是银珠滚盘似的，但那里头却又充满讥讽，“艳煞”明珠傲悍的耸了一下两肩，鄙夷的说：“老龟孙，你感情是瞎了狗眼，你娘要没吃下那玩意儿，现在还有你站在这里发愣的份呀？我说呀，‘绝命丹’两个时辰便叫人翘辫子，姑娘正愁找不到捞本的，想不到你们竟自个儿摸上门来，呵，这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

深深抽了一口凉气，“千手神猿”艰辛的吸了一吸那嘴边的胡子，声音变调的幅度比方才更大：“你既知两个时辰必死，那你留着那些银子做啥？你干脆说出银子藏在何处，说不定我们帮主胸怀大量能给你解药呢。”

“是么？”